

现代学科视域下推广金石学科教育的意义与实践路径

马俊杰

中国政法大学

DOI:10.32629/er.v9i6.7183

[摘要] 金石学可谓中国独有的传统学问。虽然传统金石学在现代学科转型过程中遭受挫折，但是金石学科在当代仍与考古学、文字学、目录学、历史学等学科保留着密切的联系，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学术功能。在现代学科视域下，重建金石学科的独立体系，推广金石学科教育，对于弥补现代学科划分过细之弊端，以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关键词] 金石学科；目录学；考古学；拓印；数智化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Promoting Epigraph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Disciplines

Junjie Ma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Epigraphy is a distinctiv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native to China. Although traditional epigraphy encountered setback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s, it still maintains close ties with archaeology, philology, bibliography, history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in contemporary times,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academic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disciplines, reconstructing the independent disciplinary system of epigraphy and promoting epigraphy educ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dressing the drawbacks of the overly fragmented division of modern disciplines and carrying forwar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epigraphy; bibliography; archaeology; rubbing;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引言

金石考古学家马衡有言：“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中国金石学。”事实上，揆诸古今中外，金石学可谓中国独有的传统学问。一般认为，金石学发端于秦汉以来的疑古思潮，成立于北宋，至乾嘉极盛，历西学东渐而渐衰。其实，金石学科在当代仍与考古学、文字学、目录学、历史学等学科保留着密切的联系，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学术功能。同时，作为中国传统的专门学问，重建金石学的独立学科体系，拓宽研究思路，优化研究方法，对于弥补现代学科划分过细之弊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1 传统金石学的发展脉络与学术底色

金石概念由来已久。古人之重金石，一方面源自古人对金石永固的实用性考量，另一方面吉金、乐石也曾是古代礼乐文明的重要载体。所谓“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始今，惟用石刻。”在郑樵看来，宋以前的金石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时期，钟彝鼎器作为国之重器保存了礼乐制度方面的重要内容；并推测石鼓文应出自战国时期秦人的手笔，更明确的则是秦始皇为了记录更多的文字而采用丰碑大碣；秦汉至

宋，石刻则成为金石资料的主流。

金石学发端于秦汉，但成立于北宋。陆和九曾指出其中缘由：“盖当时王君提倡于上，好事者相与搜藏于下，加之地不爱宝，名山大川古器时出。”宋人叶梦得也略陈事实：“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可见，“地不爱宝”不过是托词，实际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宋代君王所提倡的玩好之风，二是好事者迎合君王喜好的搜求之风。

北宋自上而下对金石器物的搜求与君王的独特喜好固然直接相关，但此后宋儒争相著录金石的风气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欧阳修有言：“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订正史传阙谬“以传后学”是其著录金石的直接目的，根本原因是出于政治忧虑：一方面宋代建国以来已经八十年，“大宋之兴，统一天下，与尧、舜、三代无异”，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弊端显露无疑“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鉴于多年治

学之经验，他认为根结在于当时的典章制度“是非多失其中”，只能通过金石资料纠正传世经典之阙谬。宋儒在六经皆史的知识背景下，对传世经史产生了质疑，唯有将目光投诸金石。清人钱大昕亦指出：“当宋盛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无心得。有志之士，若欧阳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经，蔚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可见，成立于北宋的金石学，在本质上带有经世之学的学术使命。

欧阳修的《集古录》即出现在此背景之下，被后世视为宋代金石学成立之标志。《集古录》最初有一千卷之巨，欧阳修之子欧阳棐又续编《录目》和《跋尾》，三书体量宏大，开创了录目、录文、考证、校跋、锤拓、刻石等具体的金石治学方法，奠定了传统金石学作为专门之学问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欧阳修弟子曾巩的《金石录》是最早以“金石”命名的专书，遗憾的是没有完整流传，如今仅存十四卷跋尾，从现有的内容来看亦受《跋尾》之影响。而赵明诚的《金石录》接续金石证史的传统，著录金石目录达两千种之多，且采用了青铜器与石刻目录分立，按时间编排的新体例，其对于前代著录所见的金石资料亦多有补订，但其考订的跋尾在形式上又与《集古录跋尾》一脉相承。另外，欧阳修好友刘敞的《先秦古器图碑》也未能完整传世，但是其开创的绘制古器图像、临摹古器铭文、摹勒上石的做法源自二人日常的学术交流习惯，并启发了诸如王黼《宣和博古图谱》等金石著作的编纂。

继欧阳修、曾巩、刘敞、赵明诚有关金石学的集大成著作之后，宋代还出现了各类专注于金石某一方面的著作。如洪适《隶释》和《隶续》着意于与汉字字体演变，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钟情于法书，王象之《舆地碑目》专收石刻碑志。金石学在两宋的发展蔚为壮观，并启发了元代印谱之学、乾嘉考据之学及清代碑学、目录学的发端和兴盛。可以说，金石学以其独特的研究内容、治学方法和学术影响从成立之初就跻身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显学”之列。

2 传统金石学的两难处境与重建意义

金石学发展脉络绵延千年之久，可谓中国固有之学问。但是，由于金石学研究内容广博，诸家著述体例又各有千秋，在中国传统的目录学视域下金石学著作往往处于身份不明的尴尬境地；尤其是清末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之下，传统金石学一度面临被现代学科肢解的局面。

2.1 被目录学等传统学术切割的金石学

由宋至清，乾嘉学派通过文献校勘、文章辨伪、文字训诂、典制考据推动金石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但是在目录学之下，金石著作遭受了被切割的待遇。《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史部四十二·目录类二·金石》仅罗列金石书目三十六部，并说明：“《隋志》以秦《会稽刻石》及诸石经皆

入小学，《宋志》则《金石》附目录。今以集录古刻条列名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及款识者，别入谱录。《石鼓文》音释之类，从《隋志》别入小学。《兰亭考》《石经考》之类，但徵故实，非考文字，则仍隶此门，俾从类焉。”容庚对此现象批判有加：“书之不明，类例之不分，斯不知为专门之学矣……以金石之书而分列经史子集四库，虽有所受，实为不伦。”此论不仅反映了传统金石著作身份不明的现实，也将这门已经发展千年的学问变成了四部之学的附庸，取消了其作为专门学问的独立性。

2.2 被考古学等现代学科消解的金石学

清末民国以来，西学中用的特殊背景下，中国传统学术的门类和体系被套用现代学科框架进行解构，其中就包括传统金石学。在此过程中，前贤倾向于用现代考古学来囊括传统金石学。梁启超所谓“（考古学）起自北宋时代”正是基于金石学成立于北宋的历史事实。以现代考古学融合传统金石学的努力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此外，还有将金石学纳入历史学，甚至艺术学的主张，均不及考古学提法对金石学冲击之剧烈。1948年，中国现代考古学领军人物李济以《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为题，将金石学视作古器物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古器物学，八百年来，在中国所以未能前进，就是因为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因此，学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人类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西方的考古学研究方法，而这也成为现代考古学和传统金石学之间的鸿沟。

2.3 作为中华传统学术根脉的金石学

表面上，传统金石学在转型时期似乎难与现代考古学等学科抗衡；实际上，无论是研究内容的扩展，还是著述成果的增长，抑或是研究方法的丰富，传统金石学自民国以来均呈现坚韧发展的态势，可谓中华传统学术根脉之所系。1943年，甦生《金石书编目商榷》描述了当时金石著述之盛况：“挽回数十年间……金石之书云兴风涌。”据容媛《金石书录目》所辑，当时所见金石著作达1212种之多，其中三分之二为清末民国时期的作品。并且，容媛对金石书目的整理摆脱了四部之学的窠臼，将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吉金、乐石，扩展到钱币、玺印、封泥、玉器、匋器、甲骨、竹木等门类。而这一趋势在清末民国现代考古学（或古器物学）与传统金石学的比较语境下已然开始。1918年，罗振玉《古器物学研究议》就将度量衡诸器、泉币、符契、玺印、古玉、古匋、瓦当等列入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其主张的“鉴定”“传拓”“模造”“撰述”等研究方法也继承自金石学传统。

3 金石学科的推广思路和实践路径

“金石学者，自成专门独立之学，其本身自具研究之价值。”正如当代学者汪晖所言：“学术分科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学术如果没有分科的话很难持久地积累和发展。但是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如何能够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而不只是一般意义上专门知识的积累，这就要形成一个文化的、知识的新空间。”如今，跨语言、跨学科、跨地域研究已经成为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发展的新常态，金石学科已然成为跨越目录学、文字学、历史学、法律史学、艺术史学的交叉学科，而数字技术的介入亦为金石学科的发展拓展了空间。笔者认为，在高校人文教育领域，加强金石学科的教育应从筑牢相关学科的教育基础和优化金石学科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努力。

3.1 突出金石目录学课程在高校教学设计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晚清民国以来金石学成果颇丰，并涌现了大量著录金石著作的目录学成果。对此，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颇有留意，并较早提出“金石目录”概念。目录之学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传统学术之“显学”，经四库之学的接力而在现代学科中始终拥有重要的席位。目前，国内各大高校的文学、历史学、信息管理、古籍整理等院系或研究机构都普遍开设目录学课程。金石目录作为古典目录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高校古典目录学教学设计中突出其独立地位，是金石学科实现长足发展的保障。

3.2 提高文字学课程在高校教学方案中的比重

陆和九曾指出：“金石学者，以文字为主。”传统金石学家的著录对象、治学路径或有侧重，但是研究旨趣都无一例外聚焦于金石文字。施蛰存甚至提出“如果扩大金石学含义，则以往的‘金石学’不妨改称为‘款识学’。”虽然此论针对钟彝鼎器上的款识（铭文）而发，但是也同样适用于宋以后石刻为主流材质的金石资料。比较严峻的是，文字学课程目前仅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高校中开设，且往往作为文学或历史方向的附属课程而不具有独立之地位，这一点亟待改观。

3.3 引入田野调查等科学实践方法

金石学说到底是以金石材料为中心的一门学问，用科学方法对金石材料进行整理是获得新知的前提。传统金石学对金石资料的整理无外乎录目、录文、摹字（图）、分代、分域、题跋等方式。现代学科视域下，金石资料的整理应接续罗王之学的传统，以文献整理为基础，并应引入考古学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实地（物）访查、测量、绘图（拍摄）、传拓等方式形成全面、系统的科学数据。传统考据与实地（物）访查相结合，方能将“书斋”“玩好”之学，变为高校教育中的前沿科学。

3.4 传承拓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拓印技术曾经是金石学者保存研究资料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文人雅士满足收藏交流需求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拓印技法的传承逐渐局限于艺术、收藏等领域。另一方面，随着19世纪初该技法的外传，在古埃及学等学术传播过程中曾发挥过巨大作用。芝加哥的肯尼斯·斯塔著有《黑老虎——中国拓片入门》介绍中国的拓印技术，并引发了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尽管如今的拍摄工具在保存影像方面有其优势，但是拓印技法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既有保存优秀传统文化之价值，也有保存金石材料的技术优势和特色。因此，传拓技艺的教学和实践，理应成为高校金石学科教育的题中之义。

3.5 活化利用数智化工具和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先导，全国各大图书馆相继加入了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的队伍，截至目前该工作已基本告成。值得一提的是，诸如“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等新型数字化产品的投入使用，已经超越了早期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的预期，不仅满足了学人即时阅读古籍的基本需求，甚至还能服务于文字释读、句读、翻译、版本校勘等个性化和深层次的研究需要。可以想见，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以及高校对于AI赋能、数智化教育的呼声日高，文理互通、科技赋能、多模态金石教学资源库的构建无疑将推动金石学科的高速发展。当然，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对金石学科的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学子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这一切都有赖于高校“人工智能+”系列课程的普及并与金石学科的对接。

4 小结

习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对照金石学的发展历程，自成立之日起就具有经世致用的学术底色，可谓中华传统学术根脉之所系。毫无疑问，在现代学科视域下，重建金石学科体系具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重要意义。在高校推广金石学科教育的具体实践中，我们既要充分尊重金石著述之学术传统，也要勇于拓展发展交叉学科的新方法，活化利用数智化工具和资源，开拓金石学科教育和研究的新范式，探索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

[参考文献]

- [1]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1.
- [2]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金石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843.
- [3]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370.

- [4][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M].全宋笔记(28).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79.
- [5][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集古录目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1:600.
- [6][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正统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1:266.
- [7][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本论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1:862.
- [8][清]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潜研堂文集·重刻孙明复小集序[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397.
- [9][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四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743.
- [10]容庚.金石书录目序[M].容媛金石学文集(1).山东:齐鲁书社,2020:6-7.
- [11]梁启超.中国考古学的过去及将来[M].梁启超全集(1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38.
- [12]李济.李济学术随笔[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39.
- [13]甦生.金石书编目商榷[J].真知学报,1943,2(5):36.
- [14]容媛.金石书录目[M].容媛金石学文集(1).山东:齐鲁书社.2020.
- [15]罗振玉.古器物学研究议[J].北京大学日刊,1918:215.
- [16]朱建新.论研究金石应具之辅导学识[J].真知学报,1943,2(6):24.
- [17]汪晖.全球化视野下的人文传统[M].文本与视野 长江学者谈读书与治学.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488.
- [18]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00.
- [19]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序[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
- [20]施蛰存.金石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3:4.
- [2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

作者简介:

马俊杰(1986.10-),男,汉族,江苏南通人,博士,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法律史、敦煌吐鲁番文书、法律碑刻。

基金项目:

唐代告身的搜集、整理与政务运行机制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2YJC770017)。